



HANYU YINYUNXUE CHANGSHI

汉语音韵学常识

唐作藩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语音韵学常识

唐作藩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音韵学常识 / 唐作藩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735-3

I. ①汉… II. ①唐… III. ①汉语—音韵学—基本
知识 IV.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216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语音韵学常识

唐作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35-3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18.00 元

前 言

这是我 42 年前写的一本音韵学通俗读物，是在王力先生的亲切鼓励与直接指导下写成的。1954 年调到北大工作后，我的任务除了开“写作”课与“语法修辞”课外，就是协助王力先生辅导“汉语史”课，校订“汉语史讲义”（即后来出版的《汉语史稿》）。要做好“汉语史”的辅导与校订工作，首先必须有音韵学的基础，而我在大学本科期间，虽然先后听过周达夫先生和钱淞生先生的“音韵学”（那时王力先生只给我们讲授“语法理论”，没开过“音韵学”），而且考试成绩也不坏，但实际上没有学好，似懂非懂。现在要辅导学生，不清楚的问题就多了，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才下定决心，从头学起。于是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制订了学习计划，即从精读王先生的《中国音韵学》（1956 年重印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入手，然后依据其中“参考资料”提供的线索，比较系统地阅读清代的与现代学者的音韵学著作。并从琉璃厂购得一部《广韵》（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可随时翻阅。

1955年初夏起，我和王力先生同住在朗润园175号院内。王先生家住北房与东屋，他的书房就设在东屋，正对着我家（西屋两间）的门，相距不到50米。我一遇疑难，就走过去向王先生请教。不论白天晚上，他总是放下自己的工作，耐心地解答我的提问。

1956年春，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我说，他与吕叔湘先生在会上都谈到当前需要编写一些通俗读物，以普及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吕先生提议要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方面的小册子。王先生说，他很忙，要我来写。我感激王先生对我的信任，但也有些胆怯，怕写不好。王先生鼓励我，让我通过写书来学习，他强调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而且写出自己的学习经验体会，可能对读者更有启发。

从此，我也立下一个心愿，这就是要努力将这门过去被视为“玄学”、“绝学”的令人生畏的音韵学，弄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数十年来，无论在课堂上或是在著述中，我都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本小册子就是开始这种努力的尝试。1958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初版9000本。1959年，我根据读者的意见做了部分修改，是年新知识出版社更名为上海

教育出版社，发行新1版，至1979年连续印刷了3次，共计印行近10万册。

1972年，香港中华书局也出了翻印版，并流行到台湾。同时，日本先后出版了两种翻译本。一是1962年京都府立大学文学研究室印行的池田武雄教授（1913—1997）的日译本。当时池田武雄先生曾邮寄给我一册，并附来信。一是1979年明治书院出版的本桥春光教授（1905—？）的日译本（较前一种增加更多的注解）。80年代以后，有机会见到来自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中国香港的以及中国台湾的同行，他们与我首次面晤时，大都谈到曾看过这本“常识”。看来，这本小册子过去在普及音韵学基本知识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点作用。这令我感到欣慰，增强了信心。我很感激同行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现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准备发行第3版，唐发铨先生寄来此书的放大复印件，让我校阅，并指示“可以在上面修改增补”。我很感谢发铨先生的督促与关照。近一个多月来，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地看了一遍，做了一些必要的订正与补充，主要是在字句上改正了一些错字、误读，改动了某些不准确的或过时的提法，增加了一些脚注。原来的框架与基本内容没有变动，篇幅也无明显的

增加。因为我想，增补得太多，就会影响其原有的常识性与普及性了。在经过 40 年之后，这本小书如能继续发挥一点作用，这是我所企盼的。

想起当年王力先生亲切指导我学习与写作的情景，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怀念和感激之情。再过一年多，到 2000 年 8 月 10 日就是王力先生的百岁诞辰，我无巨著宏论敬献老师的在天之灵，谨以这本小册子的再版重印作为我这不才学生的一点小小的纪念吧。

1998 年 11 月 5 日于北大中关村公寓

重印附记：

此次重印，出版社建议更换封面。鲁国尧先生闻知后，代我请南京大学中文系年轻的古文学学者魏宜辉博士帮助，为书名集颜字，使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特此致谢。

唐作藩，2004 年 11 月 20 日于蓝旗营小区

目 录

一	绪论·····	1
	（一）什么是音韵学·····	1
	（二）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3
二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7
	（一）字音和音标·····	7
	（二）辅音、元音和声母、韵母·····	10
	（三）发音部位和“五音”·····	15
	（四）发音方法和“清浊”·····	18
	（五）三十六字母·····	23
	（六）声调·····	26
	（七）反切·····	29
三	古音学·····	33
	（一）《诗经》押韵与谐声系统·····	35

(二) 上古韵部系统	39
(三) 阴阳对转	42
(四) 上古声纽的考证	46
(五) 上古声调的问题	51
四 今音学	54
(一) 韵书的产生和《广韵》的作用	54
(二) 中古音的韵部	57
(三) 中古音的声母	70
(四) 古音的构拟	73
五 等韵学	78
(一) 韵摄	79
(二) 韵图举例	82
(三) 等呼	89
六 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	99
(一) 普通话声母的来源	101
(二) 普通话韵母的来源	107
(三) 普通话四声的来源	111

[附录 1] 音标表	118
[附录 2] 主要参考书目	122
后 记	123

一 绪 论

（一）什么是音韵学

音韵学是我国一门传统的学问，它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和它们的历史演变规律的学科。

大家知道，每种语言都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部分。这三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同时又是自成一个系统的；它们在历史上也都有不同的发展规律。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不论它的语音、语法、词汇都是从古代汉语逐渐发展来的。比方，我们用现代普通话读唐诗，常常可以发现有些诗的韵脚和平仄不顺口了。这就是因为唐代那个时候的读音发展到现代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读《诗经》，碰到不押

韵的地方就更多一些，这是因为《诗经》时代距离现在的时间更久远，所以语音的变化就更大。

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些语音变化的现象，解释它们变化的原因，寻找它们变化的规律。这样就逐渐建立起音韵学这门科学。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包括“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三个部门。大致说来，“今音学”所研究的是中古时期（主要是隋唐时代）的音韵系统；“古音学”所研究的是上古时期（主要指先秦两汉时代）的音韵系统；“等韵学”则是分析汉语发音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学问，近似现代的语音学。在每一个部门里，历代的音韵学家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过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某些缺点，所以旧的讲音韵学的书往往谈得很玄妙，使初学的人越弄越糊涂。“五四”以后，我国学者利用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原理，对音韵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并且大大地超越前人。但是在他们写的一些阐明音韵学的著作中，有的还嫌专门了一些，有的文字比较深奥，所以初学者还是看不大懂，往往望洋兴叹，甚至一提起音韵学就有点害怕。这对我们进一

步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继承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是不利的。本书就是试图用比较浅近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一些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希望能够引导初学者步入音韵学的大门。

（二）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从前研究音韵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读懂古书，即“通经”，所以音韵学只是属于所谓“小学”^{〔一〕}的一个部门。今天我们学习音韵学，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欣赏古代的韵文、接受文化遗产之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建立汉语的历史，寻找汉语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从而指导当前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以及方言调查的工作。

我们知道，要了解某种语言的现状，只有从它的历史上去进行研究才能更清楚，更深入。音韵学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要想更好地了解 and 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就必须学习音韵学。因为音韵学

〔一〕 古代所谓“小学”本有好几个意思，从汉代以后一般就是指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内容包括文字学（研究字形）、训诂学（研究字义）和音韵学（研究字音）三个部门。

能够告诉我们：现代汉语语音的各种现象是怎样从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发展来的。比方“吸汲泣，接节洁，贴铁帖，割阁葛”等字，现代各方言区的人（特别是江浙、福建、广东一带）读起来同普通话的读音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就给各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带来许多困难。当然我们可以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找出一些对应规律，但是有时候仅从方言和普通话的比较中，也很难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不得不一个一个地死记。如果我们能从发展上看问题，了解到这些字的读音是怎样由古代发展到现代的，知道了它们的演变规律，那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又比方“资雌思”和“之蚩诗”两类字，在普通话里读音完全不同，可是在许多方言里读音却完全一样（如广州、厦门、上海、武汉、成都）。这些方言区的人要系统地掌握普通话里这两类字的读音，也只有了解它们的历史来源，才是最可靠的办法。

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也是一样，许多问题不从历史上找根据，很难得到满意的解决。首先一个问题，普通话为什么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呢？如果我们只是说北京语音系统比较简单，容易学习，说这种话

的人又多，人们是不能同意的。但我们要是能够从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上找到依据，说明北京语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一〕}。普通话本身读音的规范也需要从历史上找根据，才能定出一个规范标准。比方，“疾病”的“疾”字，目前有阴平和阳平两种读音（jī、jí），“比较”的“较”，也有去声和上声两读（jiào、jiǎo）；又如“波浪”的“波”可以读bo，也可以读po，等等。到底哪一种读音是合乎规范的呢？我们不能凭主观和个人的习惯来取舍，因为你说这种读音是对的，他说那种读音是正确的，谁也不能说服谁。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语音发展的规律，指出“疾”字应读阳平，“较”字应读去声，“波”字应读bo，那就比较令人信服，容易解决问题。

汉语方言的分歧复杂也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方言和普通话因为同出于一个历史来源，所以彼此间有一定的对应规律，所谓“一致中有差异，差异中有一致”。但是我们要调查某种方言只停留在描写的研究上是不能深入的，而且会碰到许多问题没法子加以解

〔一〕 参看第六章“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

释。比方一个“文”字，为什么北京念 wen，上海念 ven，广州念 men，而厦门话又读 ben 呢？这种不同的演变规律只有从音韵学上去进行研究，才能够得到彻底的了解。所以调查方言的时候，必须用古音系统同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方言调查字表》（科学出版社，1955 年初版）之所以要采取一套古音系统也就是这个缘故。当然，方言的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反过来对于音韵学的研究也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

此外，研究古典文学的，研究古代史、哲学史的，也有必要懂一些音韵学的知识。这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有帮助的。比方研究诗词曲的，如果不懂音韵学，就很难具体领会它们的音乐性和语言美；字义的考证也少不了音韵的知识。至于音韵学和文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这里不详细谈了。

二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一）字音和音标

我们说话是由一连串的声音构成的，把说话的声音加以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个的音素来。音素就是语音里最小的单位。比方“拉”这个音，用拼音字母记下来就是 la。“拉”字的声音是由 l 和 a 两个音素拼起来的。l 或 a 不能再继续分析了，所以管它们叫最小的单位。

世界上许多语言的拼音文字，例如俄文、英文、法文，基本上是音素文字，就是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但是，我国的方块汉字却是一种较古的文字形式，一个汉字不是代表一个音素，而是代表一个音节。